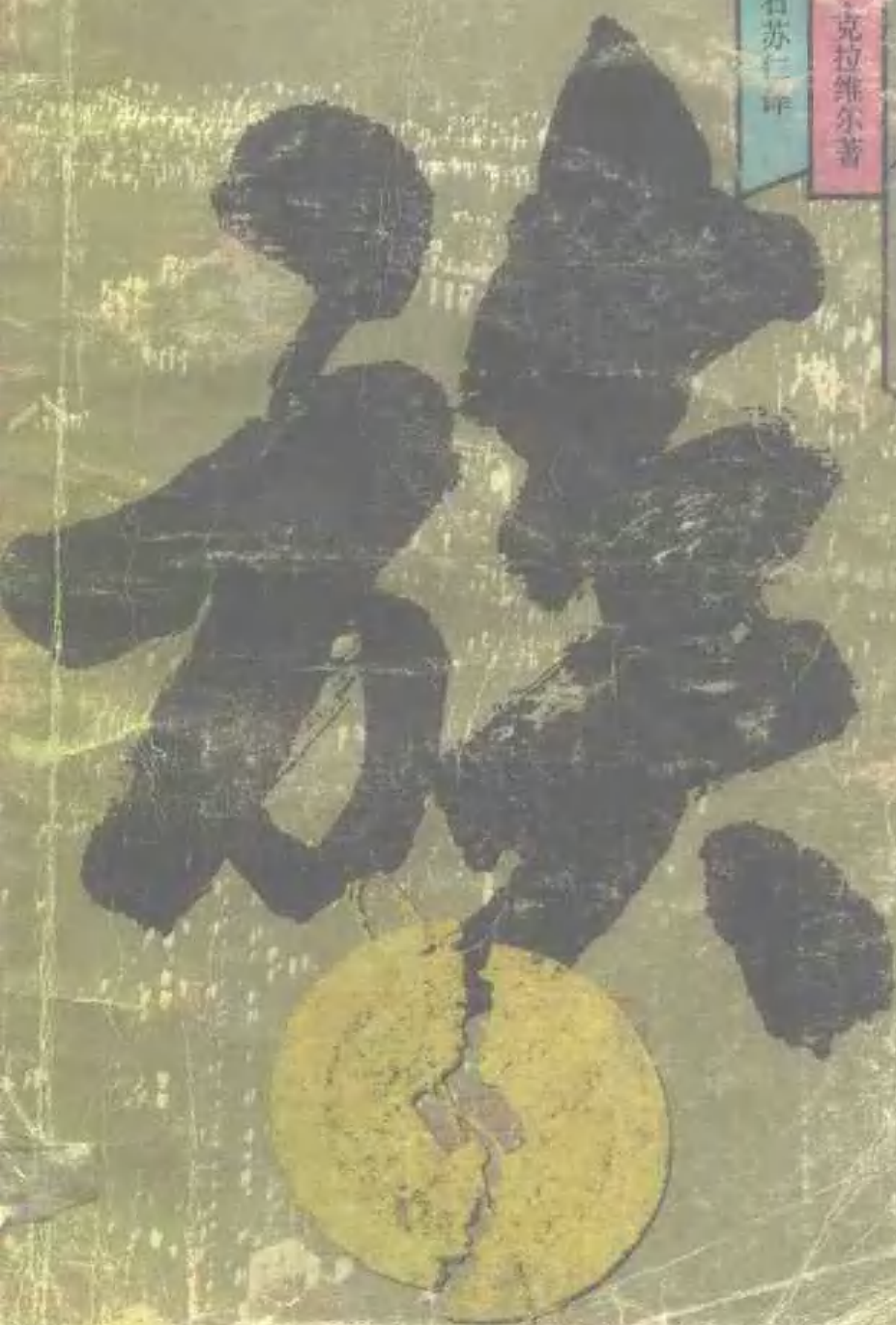


望族

上集

〔英〕詹姆士·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望族 中集

〔英〕詹姆斯·克拉克·维尔著

董祖杰译 石苏仁译



望族 下集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I581.45 / 15 64522

望族

上集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望族

中集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64523

[561.45]

15-1



望族 下集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I 161.45
15:204524



特约编辑：葛伟昌

吴金海

技术设计：王 政

封面设计：王中生

封面题字：范一辛

D286/116

望 族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787×1092毫米1/32

55.75印张 1,20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296·153

定价： 9.00元

Noble House
by James Clavell

出 版 者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印 刷 者

浙江宁波甬江印刷厂二分厂排版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望 族

—— 一部关于香港社会的小说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 著

Noble House

—— A Novel of Hong Kong

by James Clavell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81

by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英国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

一九八一年第一版

出 版 说 明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以来香港前途已经明朗，关心香港发展的人也更加普遍。小说《望族》对香港社会的刻划入木三分，虽说小说反映的仅仅是香港历史短暂的一瞬，但它确实是香港实际的缩影。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香港政治、经济、风俗人情及其香港社会的特点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就是今日香港政界、财界及各界人士亦以小说《望族》为必修读物。

此次小说《望族》由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推荐回内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求知书刊社编辑、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拾数位同志翻译，他们实属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深信《望族》中译本出版后一定会受到我国各界人士的欢迎，对于上述三个单位所做的工作表示深切的谢意。

主要人物表

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	“望族”——斯特鲁安商行的 大板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	邓罗斯的表兄、斯特鲁安商 行前大板
德克·斯特鲁安	斯特鲁安家族先祖、商行的 创业人
雅克·德维勒	斯特鲁安商行核心班子成员
安德鲁·加瓦伦	斯特鲁安商行核心班子成员
林勃·斯特鲁安	斯特鲁安商行核心班子成员
菲利普·陈	商行买办、欧亚混血人士
约翰·陈	普利普·陈的长子、商行的一 名经理
林肯·巴特利特	美国帕康工业公司总裁。
凯西·特乔洛克（全名， 卡玛丽恩·西拉诺希·特 乔洛克）	帕康公司副总裁
奎伦·戈恩特	香港第二大商行——罗思韦 尔—戈恩特公司大板，斯特 鲁安商行的劲敌
泰勒·布罗克	戈恩特的先祖、德克·斯特 鲁安的仇敌

保罗·哈弗吉尔
布鲁斯·强祥
康普顿·萨瑟比
邝理查
贾森·普兰姆
兰多·马泰
广忠
奥兰达·拉莫斯
杰弗里·艾利森
罗杰·克罗斯
郭布连
罗伯特·阿姆斯特朗
史密斯（蛇头）
辛德斯
斯坦利·罗斯蒙特
埃德·兰根
格里戈尔·苏斯洛夫

伊戈尔·沃兰斯基
迪米特里·马特金
艾伦·梅德福·格兰特
（即：汉斯·格莱斯豪夫）
安仁理香（格莱斯豪夫夫人）
金登华
铁泰斗（铁头）
克里斯蒂安·托克斯

维多利亚银行第一副总经理
维多利亚银行副总经理
伦华顿行总经理
和宝银行总经理
亚洲置业公司董事长
澳门巨贾
日本广忠制船会社董事长
奎伦·戈恩特的情妇
香港总督
香港警署特别情报处处长
特别情报处警长
九龙警署刑侦警长
九龙警署巡长
英国军事情报部六处处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港负责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驻港负责人
苏联间谍船“伊凡诺夫”号
船长、克格勃人员
克格勃人员
克格勃人员
英国战略情报委员会成员、
邓罗斯的战略情报撰写人
格兰特的妻子
台湾在港特工副头目
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
《中国卫报》（简称《卫
报》）编辑

马丁·哈泼利
吴善帆（四指吴）
邵保罗（赚钱邵）
好天彭
白粉李
文森佐·巴纳斯塔西奥
彭维娜

《卫报》记者
香港走私黑帮帮主
吴善帆的七子
四指吴的手下
四指吴的手下
美国毒品走私黑手党头目
交际花、电视影星

序

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夜十一点四十五分：

他的名字叫伊恩·邓罗斯。狂风骤雨中，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的姆吉旧赛车拐过街角，进入德克士街，驶向濒临香港海湾的斯特鲁安大厦。夜幕深沉，淫雨如注。整个殖民地的大街小巷——不论是香港岛还是海湾对面的九龙或是与大陆接壤的新界——几乎杳无人影，万物生灵都躲了起来，等候“玛丽”台风的来临。从黄昏就挂出了九级风暴警报。自南而北横扫千里的台风前锋，风速高达八十到一百节，挟着瓢泼大雨击打着屋顶，冲刷着山麓，成千上万的贫民蜷缩在山麓下木屋区的临时板棚中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邓罗斯减慢了车速。车窗前一片模糊，雨刷在暴雨中失去了作用，狂风撕打着他的车蓬和车窗。霎时，挡风玻璃清洁了片刻。车已到了德克士街的尽头。前面即是干诺道和海边广场，广场外边是堤墙和金钟轮渡码头的建筑。再过去，就是宽阔的海湾，五百多艘船只正在港内抛锚避风。

他看到前面的海边广场上，一个小商亭被旋风就地卷起，砸到一辆停泊在旁边的汽车上。转眼之间，汽车和商亭又都被旋风卷起，无影无踪。他用强有力的双手把着方向盘，抵挡这阵使车身激烈颠簸的强风。车虽旧，保养得不错，加强了马力的发动机和制动闸性能完好。他潜心等待片刻，心不跳手不抖——他喜欢这样的暴风雨。然后，他轻巧地把车开上人行道，在紧挨大厦的避风处停下，出了车门。

他年约四十出头，瘦高身材，金发碧眼，身穿旧雨衣雨帽，急步拐过街角，向二十二层大厦的正门走去，身上不一

会儿就被暴雨湿透。高大的大厦门厅上方，赫然标着斯特鲁安家族的徽饰——一头苏格兰红狮与一条中国青龙交舞相迎。他抖擞精神，沿着宽阔的台阶踏进大厦。

“晚上好，邓罗斯先生。”大厦的中国门房招呼道。

“大板找我。”

“是，先生。”门房为他按动了电梯开关。

电梯停下后，邓罗斯穿过小厅，敲门进入了大厦顶层的大板起居室。“晚上好，大板！”他语气冷漠而不失礼貌。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倚立在雅致的壁炉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红光满面、保养得体的苏格兰人。年纪六十开外，鬓发已白，略有点大腹便便，掌管斯特鲁安商行已有十一个年头。“喝点什么吗？”他用手指了一下银质酒壶，壶中是法国珀里农牌名酒。

“谢谢。”邓罗斯是第一次来到大板密室。室内豪华宽敞，全套中国广漆家俱和精美的地毯，墙上挂着古老的油画，画面都是商行早年的货帆船和汽船的雄姿。巨大的雕花窗户，平时可以鸟瞰整个香港、海湾和对海的九龙，现在望去是一片黑沉沉的雨幕。

邓罗斯倒了杯酒，冷淡有礼地说，“祝您健康！”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点点头，以同样冷淡的神情举杯相迎。“你来早了。”

“早到五分钟就是准时，大板。这不是先父一再教诲于我的吗？事情这么重要，非得在深夜面谈？”

“是的，这是我们德克家的传统之一。”

邓罗斯啜一口酒，默不作声地等他说下去。房间里，一架老古董船钟发出沉重的“的嗒”响声。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对面壁炉的墙上，是一张年

轻姑娘的结婚画像。这是特丝·斯特鲁安，她十六岁嫁给商行创建人德克·斯特鲁安的儿子、商行的第二任大板卡勒姆。

邓罗斯凝视着画像。一阵强风扑打着窗户。“天气糟极了。”他说。

老头只是带着嫉恨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加重的沉默中，船钟的八个铃奏响了，已是子夜时分。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如释重负地说道，很高兴终于可以谈正事了。

开门的是大板贴身男仆林楚。他闪身让斯特鲁安商行买办菲利普·陈进屋，然后关门出去。

“啊，菲利普，你与往常一样准时。”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装出愉快的声调说道，“香槟？”

“谢谢，大板。好，谢谢。晚上好，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菲利普·陈以从未有过的拘谨态度说道。他是一位年近七十的瘦老头儿，说一口纯正的英国上流英语。他是欧亚混血，但看上去更象中国人，容貌清瘦端庄，灰白头发，高颧骨，黄皮肤，一双黝黑的中国人眼睛。“天气真不好，是吗？”

“是啊，糟透了，陈叔。”邓罗斯用客气的中国称谓回答菲利普。他喜欢他，尊敬他，而对他的表兄阿拉斯泰尔却相当蔑视。

“听说这场台风来势凶猛。”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斟满香槟，一杯给菲利普·陈，一杯给邓罗斯，“祝你们健康！”

大家一饮而尽。一阵狂风挟着暴雨震得窗户嘭嘭作响。

“我很高兴今晚自己不是在船上，”阿拉斯泰尔沉思地说，“啊，菲利普，这次你又到场了。”

“是的，大板。我感到荣幸，非常荣幸。”他觉察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敌意，但未予置理。望族的每一任大板在移交权力时都不免产生敌意，这已成了惯例。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又啜了一口酒，细细品味着。半晌，他终于说道：“伊恩，由一名证人目击大板权力的移交，这是我们的传统。证人总是，也只能是由商行的现任买办担任。菲利普，你是第几次担任证人了？”

“我担任过四次证人，大板。”

“菲利普几乎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是吗，老朋友？”菲利普·陈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信任他，伊恩，他是个高明的参谋。你可以信任他。”

只是信任到一个大板对别人所能信任的程度，邓罗斯冷冷想到。“是，先生。”

阿拉斯泰尔放下酒杯，“首先，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我郑重其事地问你，你想成为斯特鲁安商行大板吗？”

“是的，先生。”

“你能对上帝起誓，保守权力移交过程的全部秘密，除你的继承人外不向任何人泄露吗？”

“是的，先生。”

“正式起誓吧！”

“我向上帝起誓，全部移交过程将保守秘密，除继承人外不向任何人泄露。”

“拿着，大声念一遍。”大板交给他一张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羊皮纸。

邓罗斯接过来，看到羊皮纸字迹潦草，但完全按法律规